

走向天堂

和基督一起面对死亡

马克·阿什顿 (Mark Ashton)

走向天堂

和基督一起面对死亡

马克·阿什顿 (Mark Ashton)



2001年，我的母亲来剑桥看我们。在一个星期天去教会的路上，她因跌倒折裂了臀骨。接下来四年半的时间里，她一直痛苦地受此折磨，直到死去。这期间由于行动上的自由逐渐丧失，她精神上的痛苦渐渐超过肉体上的痛苦。看着这一死亡的过程，我祈求上帝不要让我的晚年像我母亲那样长久无助的度过（尽管这不是她自己的错也不是她所愿意的）。我不想成为我太太和家人的负担、也不想让我的朋友们因我而感到尴尬，如莎士比亚描述的那样：“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胃口、什么都没有”。我曾经对圣·安德鲁教会的教会委员说过，我不想活到给照顾我的人添麻烦的年龄：爱发脾气、心情急躁、坐在我太太菲奥娜所推的轮椅上厉声地对她发出种种命令。一位委员回答说，除了轮椅，其他都没变嘛！

无法动手术的癌症

我第一次感到胆囊疼痛是2007年春天在新西兰休假的时候。这最终导致我于2008年12月去剑桥艾登布鲁克医院进行胆囊切开手术。手术时医生发现源于胆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肝脏。进行手术或放射疗法都已经太晚，当时也没有能够有效治愈胆囊癌的化学疗法。肿瘤学家预测我还有6到9个

这不是故事的结尾
却是故事的开始。

月的生命。母亲去世时我所做的那个祷告上帝已经回答了。外科医生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对他说：对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来说，他刚才

跟我说的不是坏消息而是好消息，这不是故事的结尾却是故事的开始。（那时，我仿佛看见他头顶上出现一个对话框，上面写着“这个人完全否认现实！”）

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过了62年满有喜乐的生命，其中的40年一直有耶稣作我的主和救恩。这一生我没有可遗憾的。因此对医生的消息，我主要的反应除了感恩还是感恩。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我深信他也会把这件事做好。我的才智还没衰弱，我还在积极地侍奉上帝，我的孩子们已经独立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有各自的生活，我妻子也有足够的力量和精神来面对一个新的生活阶段，上帝在这个时候把我带回他身边，很好。



垂死之人的思考

依然有很多不可避免的担忧。比如我的妻子，作为牧师的寡妇，她面临的经济来源不容乐观（主要是我自己的错）。尽管作丈夫和父亲我有很多不足之处，我还是很害怕

家里人在我离去后会不住的挂念我。不过，考虑完一切因素后，现在死也不算太坏。

我已预先得到死亡的警告。在被告知将要死去后，接下来的几个月在属灵上会是一段美好的时间。那个消息就像属灵上的滋补品。作家托马斯·布朗爵士曾经写过这句话：“长久的习惯活着使我们无法对面死亡”。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所说的也正发生在我身上。1968年2月8号是我归向主的第二天，当时20岁的我在许多方面比40年以后2008年的我更有死亡的准备。

我现在所得到的警告改变了这种状况。我现在能看见这40年中很多我所努力追求的、很多充满在我生命中的，都毫无价值。我不会再去挣更多的好名声或者再去完成什么了不起的事业，我也发现这些并不重要。当我开始整理个人物品时，我意识到它们把我的生活弄得非常忙乱，而其中很大部分是根本没必要的。我仍然很愿意为妻子提供更好的经济条件，可同时我也知道所谓“舒适的物质生活”在今后的日子不会给她提供任何属灵上的帮助。

...很多我所努力追求的，充满在我生命中的，都毫无价值。



终点线

身体日渐衰亡、周围的事物变得模糊、暗淡，属灵上的事却越来越清晰明亮。我能清楚看见自己的罪，看见罪还是那么多地控制我的生活。我想时日已经不多，我也没有多少时间来继续对付自己的骄傲、急躁和坏脾气了，要趁现在赶快与周围的人和解，因为我这辈子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向他们道歉或做一些补偿了。关于这些，《圣经》上所说的话对我越来越有权威、越来越有关联。每天一打开圣经，上帝就通过他的话语来直接跟我的心说话，告诉我这辈子结束以后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我能看见生命的终结，它隐隐的出现在大地的边界，我的心被鼓舞因为我知道我离那里不远了。离得越近

... 这辈子结束以后
等我的将会是什么。

我越相信、越有力量、越有平安，知道我就将要走到终点了。我知道不是我自己而是上帝的力量把我带到终点，我心里满有平安，因为知道时间越来越短，犯下那些可怕罪行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一想到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已经没有太多机会去违背我所蒙的呼召，心里就觉得轻松一些。我一直很清楚自己的内心是多么的邪恶，并知道这邪恶每天对我构成多么严峻的威胁。现在面对威胁的日子比我以前想的要少得多了。

为基督做见证

和别人谈论耶稣的机会也变地更加的明确和急迫。我们这一代人面对死亡是如此的绝望和胆怯以至这已经成了一个不能讨论的话题。但如果人得到了我所得到的那个消息，不管愿不愿意，‘死亡’这个话题总会出现。在伊斯特本的一家理发店的经历让我懂得如何委婉地谈论它。给我剪发的姑娘问我最近可好，我回答说，“哦医生告诉我我恐怕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这以后我就再没听她说过任何一句话了！

但是，对死亡的恐惧并不意味着人们不需要考虑死亡或者忽视它作为每一个生命必然的终结。与人分享对永生的盼望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尤其当非信徒看见这永生对你（一位信徒）来说不是空虚的而是真实的时候。我过去没有很好地去分享这个盼望，但是我非常感恩在接近离世时能有机会稍微更大胆地去做这件事。我没有理由不把握这个机会。



复活的盼望

我失望地发现很多同伴很难把握这种身为基督徒的希望的力量。《使徒行传》最初几章记载了基督徒们最早的讲道。他们非常强调耶稣的复活（比如《使徒行传》2. 24-36；3. 15；4. 2, 10；6. 30；11. 39-40；13. 30；17. 2-3, 31-32），以至使徒保罗在雅典讲道时，雅典人以为

他在宣扬多神论：耶稣和阿纳斯塔西娅（“阿纳斯塔西娅”在希腊语的意思是复活，《使徒行传》17:18）

“复活”在当代福音传播中强调得不多。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在我跟许多基督徒讲话的时候也能见到没有说出来的

与人分享对永生的
盼望是一件非常荣
幸的事，

对话框，就像外科医生告诉我那个消息时在他头上所出现的那个对话框一样。他们很难以相信从死里复活到永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景象。

像非信徒一样，他们理所当然认为基督徒也应该惧怕死亡，应该拼命地追求把寿命延长。

医治？

我不认为追求医治是完全错误的。但我个人对此没有特别的需求，也有些人对此感到不解。是的，我不想接受昂贵的化学疗法，因为那最多能让我再活几个月而已。我希望我这不是在为死亡制造光明的前景。死亡是那最后的仇敌（《哥林多前书》15：26），面对死亡每一个基督徒也都会自然地感到畏惧。但我们知道死亡是那“最后将被毁灭的仇敌”，我们蒙召是要活出一个相信者勇敢面对自己生命与死亡而不被它毁灭的信心和决心。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有名的15章里写得十分清楚：如果没有复活的信仰，信徒

**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
在今生有盼望，就比
所有人更可怜了。**

的死亡和生命都会变得完全荒谬（“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那么，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

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哥林多前书》15：17—19）。

这是一个可以让基督徒有效地从同时代文化中脱离出来的领域。世人不惜一切只求延续生命。如果我们基督徒也跟随他们那样做的话将是非常可惜的。当我们提及关于医治或减轻苦楚的时候，他们都很有兴趣并带着很大的期望地来到我们的“医治崇拜”。但当我们讲及关于将来在坟墓以后的永远的荣耀与盼望时，他们才真的停下来被迫面对思考自己的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不但跟非信徒也跟信徒分享复活的好消息。死亡的警告让我看得更清楚。我有点后悔没有在过去37年的讲道中更好地宣讲这一好消息。



享受不再

虽然我在这段时间里的灵命充实，但肉体上的烦恼还是令我很郁闷。过去六十年，晚上的睡眠一直是令我恢复体力的方法，但现在我却知道每一晚的睡眠只会令我越来越虚

弱。这是很不同的经历。

我没办法忽视自己患上癌症的事实。我知道自己每一秒钟都在更接近死亡，无时无刻的，夜里也常常醒来。每一天对于我来说都是新的领域：我会在某天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没法控制上厕所吗？或者我会在某天被突然来袭的干呕击倒吗？

**我没办法忽视自己
患上癌症的事实。**

知道自己不会再好起来是一个充满煎熬的心理状态，身体上的乐趣也渐渐离我而去。尽管跟哈姆雷特不同，但我理解为什么他会说：“这世间的一切惯例俗套，在我看来，是多么地平板乏味，陈腐无益！”。

身体上的享受再也不能让我感到与以往一样的乐趣，无论是美食、运动还是休息。胃口差、消化不良、身体疲倦、大小便失禁、抽搐和类固醇的副作用已慢慢的把这些乐趣带走。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东西的厌恶。正如《传道书》12章提醒的，世上大部分的人也会经过人生的这个阶段：

“在你壮年的日子，
当纪念你的创造主。
不要等到衰败的日子，

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临到。”

——《传道书》12: 1)

这提醒我们生活中的各种乐趣原本都是上帝的礼物。我们从没有拥有它们的权利，它们也从来都不属于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赐予这一切的那一位。《传道书》12:6-7写着：

“银鍊断掉，金碗破裂，
瓶子在泉旁破碎，
打水的轮子在井边破烂。
尘土要归回原来之地，
灵要归回赐灵的神。”

世上的一切很快就会一去不复返，所以我更想好好品味其中的一些事物。意识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观看烟火表演或郊游，这种离别的感觉令我更加想感谢上帝所赐给的一切，亦让我深感抱歉：为什么我总是觉得我所拥有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



人际关系

相比于世上任何豪华的物质享受，我更在意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009年的10月，我的一个表弟邀我一起重游堪马什斯的克其河，我们以前在那里住了有差不多25年，总在河边钓鱼。哪知出发的那天我却病了，虽然行程被迫取消但我还是决定过些日子去拜访这些表兄弟们的。我意识到自

我更在意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己对于重建与这些亲戚们关系的愿望远大于漫步在幽静的克其河边，尽管这河蕴藏了我那么多难忘的童年趣事。人们看重的其实往往超过事物本身，所以死亡来临时才倍觉痛苦。就这一点而言死亡的残酷是不言而喻的。这世上也再没有什么比生与死的分离更具毁灭性的了。对面死亡总有很多伪预言家沿街叫卖他们自以为是的各种虚浮的猜想（比如“它就在隔壁的房间”，“它从早到晚俯视着我们的生活”，“它将隐身出席我们的每一场家庭聚会”...），可这些都不是真的。它们肆意侵袭全人类的死亡经验，却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

《圣经》上清楚的说明，“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9章27节，和合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各自面对上帝为自己的生命交账，届时每一个人都会羞愧难当因为我们活在上帝的世界里却好像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的一

己对于重建与这些亲戚们关系的愿望远大于漫步在幽静的克其河边，尽管这河蕴藏了我那么多难忘的童年趣事。人们看重的其实往往超过事物本身，所以死亡来临时才倍觉痛苦。就这一点而言死亡的残酷是不言而喻的。这世上也再没有什么比生与死的分离更具毁灭性的了。对面死亡总有很多伪预言家沿街叫卖他们自以为是的各种虚浮的猜想（比如“它就在隔壁的房间”，“它从早到晚俯视着我们的生活”，“它将隐身出席我们的每一场家庭聚会”...），可这些都不是真的。它们肆意侵袭全人类的死亡经验，却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

是我与耶稣的关系带领我穿过死亡。

样。但就算我的罪被宣判，我的拯救者最终仍会显现（《约伯记》19章25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未了必

站立在地上。），耶稣会用他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当他代替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的罪已经被全然的赦免了。是我与耶稣的关系带领我穿过死亡，这也是我们永生唯一的盼望。耶稣，他一个人就足以战胜死亡。

和上帝的关系

所以，尽管人和人之间也有强大的爱的力量（《雅歌》8.12）仍不足以摧毁死亡。只有一种关系可以做得到，而这种关系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后盾。回顾整个人生，在和妻子的关系（她是上帝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赐给我最棒的礼物，我是这样的一个罪人但我们的关系仍然越来越好）和三个孩子的关系（还有他们各自可爱的配偶）中我获取了非常强大的力量。他们是我属灵力量的支柱，看到孩子们在信仰上逐渐成长超过我，我心里满有喜乐。孩子和他们母亲的信心是他们给我最好的礼物。但这些实际上并不是他们给我的礼物，而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然后通过他们赐下给我。我和上帝的关系深藏在我和其他所有关系的后面。

因为涉及到上帝，我必须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对于耶稣也是一样。实际上，他将前所未有的越来越真实和确切。他呼唤我来到他的面前（《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他要亲自来接我到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3节），然后我可以永远和他在一起（《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

他是最初也是最后（《启示录》1章17-18节），是开始也是结束（《启示录》21章6节）。有人说对于相信的人来说，世界末日更多的关乎一个人而不是一件事。生命的结束的确如此。我的死亡或许是一个肉体生命的终结，但同时也是我和耶稣完美关系的开始。和耶稣的关系是唯一一件让我肉体生命有意义的事，我死去以后这关系将是我的全部。



复活的意义

早期的基督徒坚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上帝审判的逆转，把对人类的的审判转到耶稣身上“...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使徒行传》2章23到24节）”。上帝用他爱子的死代替了对人类的审判。没有复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上帝决定性的作为最终成就了耶稣的死和复活。这话是对所有人说的，“这人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已经完成了上帝差他来做的”。2000年过去了，我怎么可能像他们一样体会到复活的事呢？如果我可以活在那个时期，我可能已经向亲眼见证这件事情的人反复考证了。我现在不可能这

**我问自己：就这样
结束了么？真的结
束了么？**

么做。作为将死之人，我问自己：就这样结束了么？真的结束了么？就这样湮灭在黑夜里，让我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么？有什么可以超越坟墓？生命之后是否还有另一个生命？哪一个可以抚平我们今生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死亡让我不得不面对耶稣的复活。对我而言，它不再是枯燥的历史，是的，对于每个诚实面对死亡的人，它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死之前，我们不能知道死后要发生的一切。但耶稣死而复活了，如果我现在认识他，那死后也依然会认识他。

如果我现在认识
他，那死后也依然
会认识他。

他是我垂死时的确信，他的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我们所有人都以罪人的身份而死，却被全能的上帝的恩典所拯救。葬礼上的悼词极少诚实的概括死者的一生。优点被夸大，缺点被省略。可基督徒却当被诚实以待：无论失败或愚蠢，坏脾气或没度量，甚至无情无义，都当按本来的面貌来缅怀，这样才能荣耀基督。

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拯救了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要在这世上所行的善，却单单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爱着我们的上帝。他施行拯救而不计较我们的身份和行为。如果他能拯救我们这样的人，他也能拯救任何人！



将信心建立在上帝的爱之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需要用《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来面对死亡。临死前，我想对我爱的和爱我的人说：“不要夸大我的好，但请记住事实：我曾经惹你生气，给你找麻烦，甚至让你失望，伤心。请不要在记忆里存着一个虚构的与我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曾经不错，但原本可以更好；我爱你，但原本可以更好地爱你——正如你爱我那样，甚至你也可以更加地爱我。不要把信心建立在你我之间的爱，却要把它建立在上帝对我们的爱之上，这样因我的离世而带来我们关系的改变就能让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更加紧密。”

这是我为家人和朋友的祷告，请求上帝能借着我的死，让他们都跟主耶稣有一个更加坚固而明确的关系。阿门。



马克·阿什顿 (Mark Ashton) 是英国剑桥圣安德鲁斯教会的牧师，任期长达23年。他20岁在牛津做学生的时候成为一名基督徒。他是菲奥娜的丈夫，克里斯，卡莱尔和尼克的父亲，卡波的爷爷。

马克在2008年12月发现自己患上了不可治愈的胆囊癌。在接下来的15个月中，如他文所中所提到的，他想想每一个他遇到的人分享关于耶稣的好消息。死亡逐渐逼近他却满有信心，甚至是期盼的，因为他信靠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2010年4月在家人的陪伴中马克安详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弥留之际当他只能只言片语的表达时，他不断地重复说着，“快到家了，快到家了”。